宗鏡録巻第七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策

夫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如是了知則眞善知
識一心妙理圓證無疑何故聞外善惡知識
而生聽受 荅皆是增上因縁和合虛妄分
別而成彼此情生無有眞實識論問云何故
遇善知識聞說善法値惡知識聞說惡法若
無外一切外境者彼云何說若不說者云何
得聞若不聞者此云何成偈荅遮共增上因
彼此心縁合以一切衆生虛妄分別思惟憶
念彼說我聞而實無有彼前境界是以若執
內外則心境對治尚未入於信門何乃稱於
聽法持心梵天所問經云眼耳鼻舌身意無
所流聞乃曰聽經其有染汙於諸入者則無
所聞便在於色金剛場陁羅尼經云無有諸
法是名一字陁羅尼法門若能如是信解則
聽者無聞無得心境不二方聞佛所說經可
謂眞聞遇善知識若以縁心聽法此法亦縁
非得法性則隨境界流逐因縁轉皆爲不了
自法遂令內外縁分如經云佛言隨有是經
之處則爲有佛若我住世無異故知自心之
佛無處不徧寧論前後出沒耶若隨異境則
生滅無常見他佛則隱顯無恒誦他經則音
聲間斷故祖師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志公云每日誦經千卷紙上見經不識又先
德云出息不依外縁入息不依陰界而住常
轉如是經非但百千萬卷爭如悟此眞善知
識念念現前自轉無盡藏經熾然恒演
問若心虛境寂理實無差現對根塵事相違
反如何明徹境智一如 荅一期根境俗有

眞無畢竟自他皆無所得又若定執眞有俗
無則成增減二謗但二諦雙會圓了一心如
佛性論難云若諸法無實性者即與證量相
違則能所習不可得我現見聲耳相對所以
得聞故知不空釋曰是義不然何以故是能
所及證量自性皆不可得自性不成若一性
不成者多性云何成又汝說證量云何成者
今我立證量顯了二空諸法空故自性不可
得如見幻事幻物者證量所見不如實有諸
法亦尒不如所見而有所見由體不實故不
有由證量故不無由體無故空義得成以證
量故假有不失又云依他性相者能執所執
增益又損減由解此性故此執不生若見眞
爲有則是增益名爲常見若見俗定無則是
損減名爲斷見唯有似塵識故別無能所無
能所故無增益執由有似塵識故無損減執
若知外塵是識而似顯現則非無了外相本
虛如幻所作則非有非無則不壞俗諦非有
則不隱眞諦是以眞俗融即而常異空有雙
現而恒同方超戲論之情始會一心之旨如
摩訶般若經云說是般若波羅蜜品時佛在
四衆中天人龍鬼神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於
大衆前而現神足變化一切大衆皆見阿閦
佛比丘僧圍遶說法乃至尒時佛攝神足一
切大衆不復見阿閦佛聲聞人菩薩摩訶薩
及其國土不與眼作對何以故佛攝神足故
尒時佛告阿難如是阿難一切法不與眼作
對法法不相見法法不相知如是阿難如阿
閦佛弟子菩薩國土不與眼作對如是阿難
一切法不與眼作對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

見何以故一切法無知無見無作無動不可
捉不可思議如幻人無受無覺無眞實菩薩
摩訶薩如是行爲行般若波羅蜜釋曰若行
般若者則是直了一心智性了色無形非眼
境界乃至達法體寂非意所知但是隨心暫
現還隨心滅故云一切法無知無見大智度
論云相不能知無相譬如刀雖利不能破空
無相不能知相者有人言內智慧無定相外
所緣法有定相心隨緣而生是故說無相不
應知相譬如無刀雖有物無刀可斫是知若
心有境無亦不知見若心無境有亦不知見
若心境俱有各無自性各旣不知合豈成見
若心境俱無亦不知見有尚不知無豈成見
則心境俱空萬有咸寂如是則尚無一法冥
合相順寧有根境對待而作相違者乎如一
切差別違順之境皆是一心之量無有障礙
亦無解脫譬如水不洗水火不滅火何者以
一體故不相陵滅若有異法方成對治如今
但先得旨自合眞如故經云法隨於如無所
隨故若有所隨則有能隨之別旣無所隨亦
無能隨故則法外無如如外無法所以經云
如理作意於一切法平等相應是則具足一
切佛法華嚴疏云以如爲佛則無境非如者
大品經荅常啼云諸法如卽是佛金剛經云
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旣以如爲佛一切法皆
如也何法非佛耶若信一如此是開悟本法
生決定解入自在門如華嚴論云經云善男
子我得自在決定解力信眼清淨智光照曜
普觀境界離一切障善巧觀察普眼明徹具
清淨行往詣十方一切佛國土恭敬供養一

切諸佛此明舉本果法令凡信樂修行從初
發心修行慣習十地功終方依及此初時本
捺果法也還以法界中時不遷智不異慈悲
不異願行不異之所成就以於法界大智無
延促中修行故不如情解有修行者莫作延
促時分修學應須善觀法界體用莫如世情
作一刹那計作三僧祇計如法界中都無修
短遠近故以此解行如法修行於諸境界善
照生滅令使執盡而成智之大用於自心境
莫浪攝持但知放蕩任性坦然習之觀照執
盡智現生滅自無業垢自淨會佛境界同如
來心佛見自會非由捉搦緩作別治令心狂
惑但自明心境見融執業便謝見亡執謝一
切萬法本自無瘡智境朗然名爲佛國也無
煩強生見執永自沉淪自作自殃非他能與
問若約見聞外境則色不至眼眼不至色可
言唯心無相可得只如飲噉之時根境相入
若言無相不可以心喫心　荅六根六境雖
則離合不同皆唯識變味性本空若非是識
誰知鹹淡古師云只喫相分本質自在
問如喫了質亦亡如何　荅能隨旣亡所隨
亦滅亦如二十人共一株樹一人伐之十九
人所隨亦滅又唯識義鏡釋云共果同在一
處不相障礙者　問且如一樹有情共變而
一有情伐用之時爲用自變爲兼用他若唯
自者餘人變者應存不亡樹何不見若亦用
他何名唯識　荅有云樹等旣是共相種生
皆相隨順互相增益彼一有情自所變者所
緣親用他所變者與自所變爲增上緣亦踈
緣用一切相望自爲所順他爲能順由所順

無能順亦滅由斯樹喪唯識亦成問何以得
知互相增益荅對法論云有情共業爲增上
緣　問旣但唯心無有萬法目前差別從何
建立　荅萬法但名實無體相因名立相相
狀元空因相施名名字本寂唯想建立名相
俱虛反窮想原亦但名字旣無想體分別則
空故知萬法出自無名萬名生於無相名不
當相相不當名彼此無依萬法何在相待之
名旣寂分別之想俄空如幻之境冥眞所執
之情合覺密嚴經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唯
有名但想所安立離名無別義又頌云能知
諸識起無有所知法所知唯是名世法悉如
是以名分別法法不稱於名諸法性如是不
住於分別以法唯名故想即無有體想無名
亦無何處有分別若得無分別身心恒寂靜
如木火燒已畢竟不復生又頌云如見杌爲
人見人以爲杌人杌二分別但有於名字諸
大和合中分別以爲色若離於諸大色性即
無有　問若以唯識爲宗則出世世間唯是
一識萬法皆決定空耶　荅以唯識故則有
世俗諦旣有世俗則有似塵識幻相不無以
無實不可得故稱空耳不可起蛇足鹽香決
定斷空之見如密嚴經偈云瓶等衆境界悉
以心爲體非瓶似瓶現是故說爲空世間所
有色諸天宮殿等皆是阿賴耶變異而可見
衆生身所有從頭至手足頓生及漸次無非
阿賴耶習氣濁於心凡愚不能了此性非是
有亦復非是空如人以諸物擊破於瓶等物
體若是空即無能所破譬如須弥量我見未
爲惡憍慢而著空此惡過於彼又經云寧可

執有如須弥不可執空如芥子大般涅槃經
云解脫者名不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
有者即是外道尼乹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
乹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眞解脫者則不如是
故不空空空者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
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
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爲水等瓶
如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
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
等實解脫亦尒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
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
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
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
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爲行如瓶無酪
則名爲空不空者謂眞實善色常樂我淨不
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
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
尒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眞解脫眞解脫者
即是如來　問經云五陰即世間者一陰名
色四陰名心　云何說內外種種世間皆從心
出　荅種種五陰皆從心起從心現相名之
曰色經偈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
如實觀但當觀名色色即收盡無情國土名
即收盡有識世間五陰即世間故若了五陰
俱空則是出世間是知世出世間皆從心起
何者若意地起貪嗔心覽三塗五陰罪苦衆
生發現意地修戒善心覽人天五陰受樂衆
生發現意地證人空心覽無漏五陰眞聖衆
生發現意地立弘誓心覽慈悲五陰大士衆
生發現意地運平等心覽常住五陰尊極衆

生發現今所以置前四陰但觀識陰如伐樹
除根多病得穴則生死之苦芽永絕煩惱之
沉痾不生又若毗藍之風卷群疑而淨盡猶
劫燒之火蕩異執而無餘所以一切世間凡
聖同居之處無不悉是自心如此悟入名住
眞阿蘭若正修行處非論大小之隱不墮喧
静之觀所以古德云處衆不見喧譁獨自亦
無寂寞何故不見喧寂以但了一心故如大
乘本生心地觀經云尒時佛告弥勒菩薩摩
訶薩言汝善男子當修學者但有一德是人
應住阿蘭若處求無上道云何爲一謂觀一
切煩惱根原即是自心了達此法堪能住止
阿蘭若處所以者何譬如狂犬被人驅打但
逐瓦石不逐於人未來世中住阿蘭若新發
心者亦復如是若見色聲香味觸法其心染
著是人不知煩惱根本不知五境從自心生
即此名爲未能善住阿蘭若處以是因緣樂
住寂静求無上道一切菩薩摩訶薩等若五
欲境現前之時觀察自心應作是念我從無
始至于今日輪迴六趣無有出期皆自妄心
而生迷倒於五欲境貪愛染著如是菩薩名
爲堪住阿蘭若處是知不悟自心徒栖遠谷
避喧求静古人云舉世未有其方若頓了自
心是眞阿蘭若乃至光明徧照萬德俱圓若
不自明則輪迴諸趣如頓證毗盧遮那法身
字輪瑜伽儀軌釋如來法身觀者先觀發起
普賢菩薩微妙行願復應以三密加持身心
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然修行最初於
空閑處攝念安心閉目端身結加趺坐運心
普緣無邊剎海諦觀三世一切如來徧於一

一佛菩薩前慇懃恭敬禮拜旋遶又以種種
供具雲海奉獻如是等一切聖衆廣大供養
已復應觀自心心本不生自性成就光明徧
照猶如虛空復應深起悲念哀愍衆生不悟
自心輪迴諸趣我當普化拔濟令其開悟盡
無有餘復應觀察自心諸衆生心及諸佛心
本無有異平等一相成大菩提心瑩徹清淨
廓然周徧圓明皎潔成大月輪量等虛空無
有邊際故知心無際故猶若虛空豈存初後
如華嚴經頌云心住於世間世間住於心於
此不妄起二非二分別是以說一說二是世
間語言立是立非屬意地分別若頓悟自心
直入宗鏡尚不見無分別豈特生分別乎如
經頌云了知非一二非染亦非淨亦復無雜
亂皆從自想起不唯世法施爲乃至諸聖作
用起盡根由皆不出宗鏡故經偈云剎海無
邊妙莊嚴於一塵中無不入如是諸佛神通
力一切皆由業性起如斯妙旨是現證法門
但初生比信猶可虛襟況證入之時自斷餘
惑言亡象絕識滅情消故祖師云唯證乃知
難可測起信論云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
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眞如以依轉識
說爲境界而此證者無有境界唯眞如智名
爲法身　問內外唯心是平等理云何身土
不同內身有覺外境無知　荅世界身土法
尒如然不可執一執異自生情見若言法尒
者即法如是或云法性者若是法性即以本
識如來藏身爲所依持恒頓變起外諸器界
不出此二一法應如是二藏識變起又衆生
業力亦菩薩萬行爲因等所現世界皆是藏

識相分相分之中半為外器而不執受半為
肉身執為自性生覺受故如來藏識何緣如
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上雖分執受不執受
二義俱無自性全以佛法界如如一眞心為
體當知係即正正即係不出一心眞性矣且
性無不包有情無情有覺無覺皆自心性為
體隨緣發現應處方知如世間致生祠堂有
政德及民往往有遺愛去思為立祠宇中塑
像以四時饗之其人當饗祭日則酒氣腹飽
亦如丁蘭至孝刻木為母晨昏敬養形喜慍
之色且土木不變唯心感耳　問立識方成
唯識義云何境識俱遣　荅顯識論云立唯
識乃一往遣境留心究竟為論遣境為欲空
心是其正意是故境識俱泯即是實性實性
即是阿摩羅識所以唯識論亦名破色心論
佛性論云經中佛以幻師為譬佛告迦葉譬
如幻師作諸幻像所作等幻虎還食幻師迦
葉如是觀行比丘隨觀一境顯現唯空故實
無所有虛無眞實云何能得離此二邊由依
意識生唯識智唯識智者即無塵體智是唯
識智若成則能還滅自本意識何以故以塵
無體故意識不生意識不生故唯識自滅故
意識如幻師唯識智如幻虎以意識能生唯
識故唯識觀成還能滅於意識何以故由塵
等無故意識不生譬如幻虎還食幻師如提
婆法師說偈言意識三有本識塵是其由若
見塵無體有種自然滅入楞伽經云但不取
諸境名為識滅實不滅識何者以境本空從
識變故以識無體不須滅故是以識心無體
隨境有無見空生空見色生色事來即起事

去還無如傳奧法師云妄念所緣於有色處則不見空但見於色於無色處則見有空緣有時無時亦尒緣有時則見有心生見無心滅緣無時則見無心生見有心滅此皆妄念所緣之境又事上無事本全是心念起塵生念寂塵滅如起信論云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然既無外色亦無外空空尚是無色焉能有論云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疏釋云本以待色爲空今旣唯心無色何得更有於空也故知萬法皆相待而有若入宗鏡自然諸法絕待歸本眞心故論云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眞心無所不徧 問世人多執有情動作有識無情不動作無識且如葵藿向日而轉芭蕉聞雷而生橘得屍而敷榮鐵因石而移動又如麴發酒醋火爇山林此等皆是無情云何動作 荅有情無情各有二義若有情生死一是衆生業力所爲二是法界性自然生若無情轉動一是異法性自尒二是法作如大涅槃經云佛告師子吼菩薩善男子汝言衆生悉有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緣力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須修聖道者是義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渴乏遇井其井極深雖不見水當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覓罐綆汲取則見佛性亦尒一切衆生雖復有之要須修集無漏聖道然後得見乃至譬如衆生造作諸業若善若惡非內非外如是業性非有非無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無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

彼受無作無受時節和合而得果報衆生佛
性亦復如是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内非外
非有非無非此非彼非餘處來非無因緣亦
非一切衆生不見有諸菩薩時節因緣和合
得見時節者所謂十住菩薩摩訶薩修八聖
道於諸衆生得平等心尒時得見不名爲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石
不吸鐵所以者何無心業故善男子異法有
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無有作者
無有壞者善男子猶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
薪壞名爲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隨日而轉
如是葵藿亦無敬心無識無業異法性故而
自迴轉善男子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是樹無
耳無心意識異法有故異法增長異法無故
異法滅壞善男子如阿叔迦樹女人摩觸華
爲之出是樹無心亦無覺觸異法有故異法
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橘得屍
果則滋多如是橘樹無心無觸異法有故異
法滋多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安石
榴樹甎骨糞故果實繁茂安石榴樹亦無心
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
善男子磁石吸鐵亦復如是異法有故異法
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衆生佛性亦復如
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
無明不能吸取諸行行亦不能吸取識也亦
得名爲無明緣行行緣於識有佛無佛法界
常住故知法法無心塵塵本寂寂而常用用
而常寂法無心而隨緣成壞人無心而諸行
遷流如芭蕉聞雷葵藿向日無明不取諸行
諸行不吸識心則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

法法不相待法法不相借皆性自尒故法如
是故是以金剛三昧經云心不生境境不生
心何以故凡所見境唯所見心即不相到也
華嚴經頌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
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即不相知也維摩經云
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
至一念不住即不相待也寶藏論云火不待
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鼓遊光
明暗自尒乾濕同方物尚不相借豈況道乎
即不相借也如火以熱爲性風以涼爲性豈
假藉他緣乎天鼓者日也常遊光照四天下
日出即明日沒即暗皆是法尒非關造作堅
石處水者石雖處水水不入石雖同一處石
自乾而水自濕故知法法標宗塵塵絕待則
非因緣亦非自然矣　問既唯一眞心教中
云何復說諸法如幻　荅了境是心萬法奚
有以依心所起無有定體皆如幻化畢竟寂
滅寶積經云尒時世尊告幻師言一切衆生
及諸資具皆是幻化謂由於業之所幻故諸
比丘衆亦是幻化謂由於法之所幻故我身
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
幻一切衆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無非是幻
因緣和合之所幻故又教中揔明十喩如幻
如化如夢如影等此是諸佛密意破衆生執
世相爲實起於常見世間共知幻夢等法是
空則不信人法心境等如幻夢亦空所以將
所信之虛破所信之實令所信之實同所信
之虛然後乃頓悟眞宗徧一切處心內心外
使定無有實法建立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
有一幻師有信樂心至耆闍山爲僧設會供

養已訖幻尸陁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在
大衆前抱捉此女而嗚咂之共爲欲事時諸
比丘見此事已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
人所爲鄙褻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
既行欲已聞諸比丘譏訶嫌責即便以刀斫
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
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
當知汝如是寧飲毒藥不受其供乃至尒時
幻師即捉尸陁羅木用示衆僧合掌白言我
向所作即是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欲安
衆僧身故設此飲食欲令衆僧心安故爲此
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脩
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爲欲成彼
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
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顧眄行步進止
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眞實無我華
嚴經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皆如幻若能如
是知其心無所動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
若離此分別普滅諸有趣譬如工幻師普現
諸色像徒令衆貪樂畢竟無所得世間亦如
是一切皆如幻無性亦無生示現有種種度
脫諸衆生令知法如幻衆生不異幻了幻無
衆生衆生及國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無餘
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馬牛羊屋宅
池泉類園林華果等幻物無覺知亦無有住
處畢竟寂滅相但隨分別現菩薩能如是普
見諸世間有無一切法了達悉如幻衆生及
國土種種業所造入於如幻際於彼無依著
如是得善巧寂滅無戲論住於無礙地普現
大威力又入法界品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

善男子我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爲幻住得此
解脫故見一切世界皆幻住因緣所生故一
切衆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世間皆
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一切法皆幻
住我見等種種幻緣所生故一切三世皆幻
住我見等顚倒智所生故一切衆生生滅老
死憂悲苦惱皆幻住虛妄分別所生故一切
國土皆幻住想倒心倒見倒無明所現故一
切聲聞辟支佛皆幻住智斷分別所成故一
切菩薩皆幻住能自調伏教化衆生諸行願
法之所成故一切菩薩衆會變化調伏諸所
施爲皆幻住願智幻所成故善男子幻境自
性不可思議大集經偈云如來法界無差別
爲鈍根者說差別宣說一法爲無量如大幻
師示衆生清涼疏釋如幻忍者如一巾幻作
一象楞伽經云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由
了體空不壞幻相差別故如象生即是象死
此二對應成四句謂此二無二故非異無不
二故非一非一即非異故非非一非異即非
一故非非異亦絶雙照故非亦一亦異若以
巾上二義對象上二義辯非一異略有十句
一以巾上成象義對象上差別義合爲一際
名不異此是以本隨末就末明不異經云法
身流轉五道号曰衆生如來藏受苦樂與因
俱若生若滅等二以巾上住自位義與象上
體空義合爲一際名不異此是以末歸本就
本明不異經云一切衆生即如不復更滅等
三以攝末所歸之本與攝本所從之末此二
雙融無礙不異此是本末平等爲不異以前
二經文不相離故四以所攝歸本之末亦與

所攝隨末之本此二相奪故名不異此是本
末雙泯明不異以眞妄平等異不可得次下
四門明非一謂五以巾住自位義與象上差
別義此二本末相違相背故名非一楞伽經
云如來藏不在阿賴耶中是故七識有生滅
如來藏者不生滅此之謂也六巾上成象義
與象上體空義此二本末相反相害故非一
勝鬘經云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
唯如來藏受苦樂等七以初相背與次相害
此二義別故名非一謂相背則各相背捨相
去懸遠相害則相與敵對親相食害是故近
遠非一以前經文不相雜故八以極相害俱
泯而不泯與極相背俱存而不存不存不泯
義爲非一此是成壞非一以七識即空而是
有故眞如即隱而是顯故九上四非一與四
非異而亦非一以義不雜故又相違是存相
害是泯然存上有不存之義泯上有不泯之
義若唯泯無不泯則色空俱亡無可相即以
不全泯故雖相即而色空歷然若唯存無不
存則色空各有定性不得相即由有不存故
雖歷然而得相即以體虛故十然亦不異以
理徧通故法無二故若以不異門取諸門極
相和會若以非一門取諸門極相違害極違
而極順者是無障礙法也又釋云別明義理
於中有二先成有無後成四句言有無者以
三性中各有二義皆有無故圓成二者一性
有二相無依他二者一緣有二性無徧計二
者一情有二理無令初巾中即圓成二義術
馬皆是依他二義而術是能成之因託眞而
起故用有體無用有即是緣有體無即是性

無三馬是所成之果故相有實無相有即是
緣有實無即是性無四明依圓不離即事同
眞生喻於事死喻於眞事泯理顯故生無死
有以無礙故者出其所因即事理無礙也五
中就情則有妄見分明故就理則無以是妄
計必非有故所以幻喻廣說有無者以惑情
所封有無皆失理無惑計有無皆眞是知幻
喻諸法非實非虛非空非有若無於有不成
於無若無於無不成於有有無交徹萬化齊
融又五中各具四句顯成四句者於中有二
初一重四句後重重四句今初又二先正顯
後簡非今初也初性有相無四者一有眞性
有故二空無諸相故三亦有亦空義門異故
四非有非空互融奪故二用有體無四者一
有迷眞有用故二空依眞無體故三亦有亦
空體用不壞故四非有非空無體之用故非
有即用之體故非空三相有實無四者一有
事相現故二空緣成無實故三俱存無性不
礙緣成緣成不礙無性故四俱非緣成即無
性故非有無性即緣成故非空四生即是無
死即是有四者一眞性顯故二依他即無性
故三性相雙存故四性相即奪故五情有理
無四者一徧計妄情能招生死故二即理而
求不可得故三要由理無方即情有若無情
有不顯理無故四情有即理無理無即情有
故已上四句然皆具德以稱眞故不同情計
定執四句成謗皆即有之空方爲具德之空
即空之有方爲具德之有又盡有之空盡空
之有方爲具德又四句齊照成解境故四句
齊泯成行境故皆言亡慮絕方爲具德耳所

以昔人去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
側寄泉流而還往故知聚沫之身非有如幻
之心本空豈有欲情而成實事又如莊周達
體虛如幻見自身為蝴蝶及夢中自見己身
遊天崖是以凡夫盲無慧目妄取前塵男女
等相如幻化法但誑心眼都無實事皆業識
心動起見現相意識分別強立我人自他差
別若能識幻方悟前非終不於空而興造作
又此幻法多人錯解執一切法如幻如化便
作空無之見如方廣外道立空無為宗不知
實義故華嚴論云了如幻法是堅固義言堅
固者即是常住義豈可作空無之解故知此
幻即真幻不可得無幻之幻名為幻法絕見
之見方名見幻 問諸法不真各無自性剎
那變異故稱為幻佛身常住豈稱幻耶
答諸佛略有二身一真實身二方便身以眾
生有不見如來真實身故示方便身令入真
實若悟入時即方便身是常住體了幻不可
得故如鴦崛魔羅是一切寶莊嚴國一切世
間樂見上大精進佛以本願力入幻網門現
跡同凡示行殺害後見佛悟道惡業頓消令
一切眾生知得道業亡不生邪執皆令仰慕
佛法難量不可思議有大威力所以鴦崛魔
羅經偈云如來所變化眾生悉不知如來所
作幻眾幻中之王大身方便身是則為如來
問一切法如幻云何有垢淨能所對治
答只為如幻故垢淨不定由心迴轉凡聖法
生故思益經云垢法說淨見垢實性故淨法
說垢貪著淨相故又莊嚴經論云問若諸法
同如幻以何義故一為能治一為所治偈答

宗鏡十九卷 十八張

云譬如強幻王令餘幻王退如是清淨法能
令深法盡釋曰彼能治淨法亦如幻王由能
對治深法得增上故彼所治深法亦如幻王
由於境界得增上故如是清淨法能令深法
盡者如彼強力幻王能令餘幻王退以深淨
法各有增上力隨境自在轉故稱爲王所以
圓覺經云尒時世尊告普眼菩薩言善男子
彼新學菩薩及末世衆生欲求如來淨圓覺
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
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恒作是念我
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
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涎沫痰
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
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
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
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
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虛妄
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
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
男子彼諸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
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
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
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
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
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
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
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
於幻化釋曰珠中無五方之色因光所映性
中無五趣之身隨業而現迷珠者執珠中實
色昧性者認性內虛身法喻皎然真僞可驗

宗鏡七十九卷 十九張 榮

宗鏡録卷第七十九 榮 孫綽

音義

閦初六反 搦女白反 縵莫半反無文也 瞰徒敢反 譁呼瓜反 葵渠追反 藿呼郭反 鑵古患反汲水器 綆古杏反 汲居立反引也 呞子合反 筋舉欣反 鄙方美反陋也恥也 唾湯卧反 膿奴紅反 褻私列反 譏居依反 挑土彫反撥也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